

雪巖錄

C40
4514
(174)

C 40-487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呈請大猷及有
我微矣院中未
為學有不敢許出院內
當曰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雪巖和尚住潭州龍興寺語錄

嗣法門人

昭如

希陵

等編

師於寶祐元年八月初一日入院指三門盡大地是
箇院子且道門從何入八字打開青天白日

佛殿碧玉盤中珠宛轉琉璃殿上月徘徊是什麼人
境界其或未辨端由且看新長老拈起坐具大展三

拜

法座百千佛祖向這裏厠潑天臭氣徧滿娑婆新龍
興未免傾湘江之水洗教淨潔去也狼籍轉多拈香

祝

聖罷斂衣就坐問答不錄乃云少林一曲五傳至于六祖山深水寒發太古之清音調翻南嶽九世至于慈明唱高和峻奏絕聽之希聲所以佛法盛於江西湖南恢恢然浩浩然不可得而名焉豈料三百年後土曠人稀道隨時變黃鍾大呂寂而不作鄭音衛響亦乃不聞欽上座固無長處旣在浙江那畔被一陣業風吹到潭州城裏只得收聲換調向十字街頭重翻此曲去也且道是何節拍擊拂子云萬年歡復舉趙州和尚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師拈云揭是如來正體發明向上

宗猷趙州固是好事只是不合強生節目新龍興見處又且不然金佛度爐木佛度火泥佛度水真佛咏切忌話墮忽有個漢出來道你怎麼說正是強生節目拍膝一下將謂無人證明

上堂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云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南北

上堂純清純點正是真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籍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閑對寒梅幾樹花

冬至上堂展虛空作紙束虛空作筆謾寫書雲二字不分悔吝吉凶然雖如是龍興却要分似諸人去也上一畫短下一畫長形名曾未兆文彩已全彰

看經上堂水綠山青鵲噪鴉鳴滿耳滿目非色非聲既非聲色却作麼生安名大方廣佛華嚴經

上堂昨夜日從西沒舊年已去今朝日自東升新歲又來新歲既來有何奇特風前鐵樹花開別是一般春色

上堂謝首座維那人天眼目佛祖綱維千差萬別一以貫之如何見得克賓法戰不勝南泉斬却猫兒

上堂春日晴燒痕青布穀催耕處處鳴雖然底事最分明只是不得將眼看并耳聽何故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

解夏小叅無解無結猶是空中丁櫪有修有證何異捕風捉月所以龍興一夏百二十日只與現前清衆早眠晏起淡飯龕茶如三家村裏田舍翁拏挈波波只與麼過不敢將一絲毫叢林規矩束縛諸人是汝諸人便與麼撒手撒脚履踐得去十二時中不妨七穿八穴東倒西欄逆順卷舒縱橫自在擊拂子云白雲更在青山外

復舉瀉山問仰山子一夏不上來仰云鋤得一片畚
種得一蘿粟瀉云子可謂不虛過仰云和尚如何瀉
云日中一食夜後一宿仰云和尚亦不虛過道了乃
吐舌瀉云寂子何得自傷已命師拈云瀉山與仰山
是則子傳父業足可觀光逗到下稍又却遞相矛盾
可謂父不父子不子矣龍興今夏亦無所作亦不空
過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井底蟾蜍吞却月

住湘西道林禪寺語錄

據室此是老圓悟斷佛祖命根去處今日不肯兒孫
合作麼生乃抽手云有甚開工夫

拈香祝

聖罷斂衣就坐云老屋半千間啓煖聖煖凡潑天爐
輔烏藤六七尺振乃佛乃祖墜地宗綱風高月冷海
闊山遙逆順卷舒縱橫在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
家家門首透長安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處處綠楊
堪繫馬只如高超物表不墮見知畢竟如何是六國
晏清一句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三聖云與麼
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
便歸方丈師拈云一收一放有主有賓蓋是尋常茶

飯就中保壽三聖猶較一着且如何見得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當晚小叅問答不錄師云濟北之道出乎平常語默動靜脫體全彰三玄三要松直棘曲四賓四主鳧短鶴長所以老圓悟於諸佛出身處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帶累妙喜打失眼睛鼻孔徧界難藏山蒼蒼水茫茫無朕迹絕承當竹籬茅舍江村外遠浦歸帆掛夕陽

復舉麻谷訪臨濟問大悲千手眼阿那個是正眼濟云大悲千手眼阿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濟下

禪牀却坐濟起云不審谷擬議濟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師拈云二大老恁麼激揚雖則百千手眼一時俱露又爭免得個二俱瞎漢且道還有檢點得出底麼瞎

上堂因事并謝首座十五日以前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十五日以後時清道泰家國晏然正當十五日恭惟宿來各各道體起居萬福畢竟如何堂中首座人天眼目

上堂三月安居剋期取證始自今日且道今日以何爲始下座與大衆普同作禮

上堂栽田且博飯隨分煮藜莧一任少叢林佛法不
怕爛更說甚麼喝下闡揚棒頭取辦又誰管你大乘
井索小乘錢貫道林贏得日長無事倚闌干望見嶽
麓山前文帝廟後有一對翹松雪鶴元是烏髑老鶴
端午上堂天悠悠雲悠悠輓底浪花翻雪競龍舟當
是時也可笑三閭楚大夫正在死水裏浸殺浸不殺
千古萬古湘江闊

上堂乳燕飛華屋梅子正香熟連核和皮一咬百雜
碎元來祖意教意雪瀑挂層崖月欲啼寒木往往有
般不知好惡漢聞道林恁麼道將謂以境示人拍膝

一下云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佛佛授受祖祖相傳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風蒲
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
花無數滿汀洲且道是唐言是梵語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吹毛劒齒鏃機肘後符頂門眼潭州城裏起五
千間寨屋道林寺裏借一百名夫你輩後生晚進茄
子瓠子喫現成飯知什麼碗

冬至上堂謝橫舟相訪曉天月白古岸舟橫一陽來
復吾道大亨直得千年晉栢樹與千年陶公井起來
叉手當胸互相慶賀道且喜寒水發燄枯榦花開堂

前露柱也懷胎

臘八上堂黃面老子六載辛勤尋得鼻孔打失眼睛
且道落在什麼處雪山午夜一天星

上堂舉僧問趙州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
前栢樹子師頌云撮土成金古趙州據人來問直相
訓聲前有意今誰委門外一江春水流

佛涅槃上堂若謂釋迦老子古已入滅又道佛身充
滿於法界而常處此菩提座若謂釋迦老子曾本不
滅面前觸目無非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桃紅柳綠燕
語鶯吟畢竟那個是釋迦老子驀召大眾回首乃云

將謂瞌睡

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
爛泥不可著脚這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
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
袈裟

解夏小叅九旬禁足東廊上西廊下灼然寸步不移
休夏自恣據此堂坐此座不妨走盡天下恁麼見得
猶是露布葛藤未具透關眼在且作麼生是透關眼
莫有向天地未形以前生佛既興以後知得落處者
麼若有道林三百六十骨節從頂至踵被伊一時覷

透其或未然後五日去到諸方且居門外
復舉百丈和尚每上堂常有一老人聽法一日衆散
老人畱身不去百丈問立者何人老人曰某甲於過
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
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
轉語老人乃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百丈云
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遂脫野狐身化去師頌
云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明舉似君如
未曾江南三月鷓鴣啼

上堂打板坐禪禪無可坐聚頭喫飯飯無可喫只如
每日鉢裏盛口裏嚙眼裏見耳裏聞畢竟是個甚麼
莫有向這裏分分曉曉道得一句子坐斷主人翁不
落第二見者麼如無白日只陪人事過青春那得再
來時

冬夜小叅羣陰剝盡一陽復來萬里清湘寒水發燄
千年古栢枯榦花開所以道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四
絕堂前地平如掌就中一人半人向這裏不移寸步
挨拶得入便見主賓互換是非杳忘蒲團獨坐乾坤
大愛日新添一線長

復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每遇僧問臺山路向什麼

處去婆云驀直去師云錯僧纔行婆云好個阿僧又與麼去師云錯後有人舉至趙州和尚州云待我與你勘破師云錯州至彼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回舉似大眾臺山路上婆子爲汝勘破了也師云錯婆子心肝趙州五臟一捏捏破撒在諸人懷裏了也且道是有勘破無勘破錯會者多

上堂豆好合醬鹽好煮羹飯能療饑茶可止渴從上以來的的相承逗到理極情忘處無越乎此因甚楊岐老漢却道弄蹄驢子三隻脚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歲夜小叅一言道盡萬法平沉一句全提千差合轍

卽心卽佛非佛非心麻三斤乾屎橛我且與麼是汝諸人畢竟作麼生領解若能向未開口以前退步就已一踏踏著元來臘月三十日便是歲除夜更無奇特玄妙者也之乎乾坤一統清如鏡那個男兒不丈夫

復舉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拈云大小趙州正是脚下紅線不斷等閑問着便見牽東補西若是道林則不然萬法歸一歸於何處劈脊便與三十雖則大煞傷慈要且一時慶快只今莫有與麼問底麼放過一

著

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

入院小叅拈拄杖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卓一下云
鞭起巖前石虎咬殺無毛大蟲直得威震乾坤聲號
萬籟佛殿脊金鷄踣跳上天廚堂口水魚走入滄海
正恁麼時在諸人分上如何說箇自在底道理又喚
那個作法不惜覲面當頭出來對衆道看其或口似
磔盤靠拄杖云放過一著

上堂石門巖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不妨疑著到則
到矣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鐵蛇橫

上堂衆無多寡道絕方隅小中現大塵包太虛丁此
末法荒涼之運南明只得扶起森羅萬象熾然常說
抑下從上佛祖盡作叅徒叅則固是且道以誰爲師
且請歸堂挂搭

浴佛上堂四月八生悉達九龍吐水浴金軀雲門一
棒要打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汝等諸人
還見黃面老子麼以拄杖一時打散

結夏以拂子打一圓相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安居
有學無學萬象森羅發明所得非得平等性智於九
十日中禁盡一切衆生之足而無住相斷盡一切衆

生之命而無殺相乃至藏天地於一塵融古今於一念然後一塵塵各有一天地一念念各有一古今非延非促無自無他擊拂子云清茶淡飯衲僧家復舉臨濟問洛浦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浦云總不親濟云親處作麼生浦便喝濟便打師拈云二大老雖是啐啄同時要且未會轉身句在忽有人問如何是轉身句顧侍者云牢記取

上堂刀不自割鏡不自照火不自熱風不自涼恁麼體理得去見聞知覺合作麼生聲香味觸復是阿誰南明今日已是惡口小家不懼諸方笑怪莫有檢點

得出者麼若有合喫三十拄杖苟或不然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卽之本無棄之則在無本不無在卽不在金剛與泥神指背一撥粉碎

上堂秋風蕭蕭夜雨飄飄孤峯絕頂轉見寂寥曠劫前頭時節看來不異今朝聞南明恁麼說話連道兩個不是却較些子若要向這裏承當打折你腰

八月一日上堂方便門解脫門毗盧寶閣門以拄杖一擊八字俱闕然雖如是只許向這裏暫時止宿一息一食而已若欲直指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前頭

大有活路在

上堂下一卓二見三下三和盤掇轉地覆天翻如來
禪祖師意則且置逐日上山下嶺喫飯着衣如壯士
屈伸不借他力何不瞥地咄賺殺你

上堂舉靈雲見桃花公案師頌云兩岸天桃花欲然
一絲風動釣魚船莫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
天

上堂杜鵑啼血滿花枝底事匆匆苦勸歸歸到故鄉
還似客村村綠暗與紅稀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
截斷衆流句向這裏薦得一串穿却楊岐驢子三隻

脚

上堂落花三月雨殘夢五更鐘聲色俱銷盡玄關又
一重却不得道更須直下盡底掀翻何故須彌山

上堂纔恁麼不恁麼有來由沒來由下里灘頭廖髯
子釣得一雙紅鱗錦尾放下却是條鰕因甚如此斷
岸孤舟

上堂謝困道講師復巖藏主一心三觀一句三玄曾
無彼此休分教禪迴途復妙也枯木巖前差路窮困
極流兮海底紅塵亘天只如一大藏教是箇切脚畢
竟切什麼字卓拄杖云十卜千千

上堂竟日窓開坐寂寥巖前笋稚欲齊腰幽禽忽起
藤花落礪瀑吹聲度石橋於此見得南明三十年只
作境會若是眼瞎耳聾百尺竿頭欠一步在

上堂聲色已盡有未盡者存焉見聞已脫有未脫者
存焉直得如木頭照鏡頑石聽鐘猶有木頭頑石在
是汝諸人曾到遮田地無曾有遮時節無若是今日
叅禪明日辦道善財手裏一莖草

上堂就理則失事盡十方覓一絲毫不可得就事則
失理窮三際積嶽堆山眼觀東西意在南北則且置
你尋常喫飯喫粥却作麼生山粟雜粳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知進不知退後四十五日知
退不知進正當今日進退兩忘季夏極熱薰風自涼
卓拄杖云時聞一陣藕花香

上堂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三十年不識箇
一字元來却是枚丁忽有箇漢出來道是不是是
箇蜻蜓也許你不枉到南明

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

三門跨通方閫域示竭世樞機以手加額云是阿誰
拈帖握乾坤於掌內運日月於胸中雖用孫武商君
不犯之令與結繩之化元同如何見得半幅全封

據室斷臂立雪負石踏碓取人心肝克由耐耐護聖
遮裏使不得你露面作竊以手約云且退且退
拈香祝

聖罷提綱云皇圖更統佛運亦新四海八蠻咸傾化
日窮巖絕壑共舞陽春豎起拂子云直得拂子頭上
百億毫端示現百億國土莫不梯山入貢率土來賓
擊拂子一下云同轉如來正法輪

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竈隱遁過時奈緣先
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時有僧出問如何
是先師未了底公案燈拈起拄杖云祖禰未了殃及

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拈云
跨竈起家法燈是則好手其奈自身不了殃及祖翁
若是新護聖欲了先師公案別有人在且道是阿誰
乃噴噤一下

上堂謝一清叟并藏主秉拂夜月透靈犀寒光吞老
蚌如是轉法輪平沉乎萬象直得純清純點固是真
常流注打破相呈又成什麼伎倆拍膝一下云山僧
恁麼道也是無風起浪

冬夜小叅并謝梅磻首座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
月尾賣牛買被全提古佛規猷突出衲僧巴鼻可中

一箇半箇不受人瞞纔聞舉著剔起眉毛嗔吽吽地
笑道二祖甘不丈夫斷臂求心埋沒自己殊不知深
雪堆中自有磻底寒梅一樹清香旖旎卓拄杖云嗅
得著只遮是舉洞山道有一物黑似漆常在動用中
動用中收不得師云可煞自由過在什麼處師云兩
手分付泰首座道過在動用中師云相隨去也若是
護聖門下則不然有一物明似日不在動用中動用
中無不得且道還有過也無若有箇漢出來道無山
僧未免也拈出一顆斷江柑子聊陳薄供卓拄杖一
下云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湖州光孝禪寺語錄

佛殿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於此二千年內有法誰說
有令誰行雲門鼻直德山眼橫
據室你有一丈還你一丈你有一尺還你一尺若只
咬定不肯回頭白日青天霹靂
拈香祝

聖罷提綱云伏虎巖前駱駝橋畔有一句子去來不
以象動靜不以心直得囊藏大地該抹古今三世佛
望風斂影六代祖却步沉吟欽上座固是向文彩未
彰以前和聲嚼碎忍俊不禁且聽拂子點頭自許臨

風對月流出胸襟擊拂子云四海五湖歸至化更看
比屋是黃金

復舉興化和尚云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興化則不然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拈云二大老
所謂一條拄杖兩人舁被天寧拗作兩橛了也以拄
杖倚左邊云且聽各自平分

當晚小叅佛法本無多子堂堂日用之間只因自信
不及却於易處艱難今夜不免作此方便爲諸人豁
開戶牖拶碎疑團擊拂子云星在秤兮不在盤
復舉雲門大師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

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師拈云跛脚
師撫憐愛子動是倒腹傾腸只是做造忽忙帶些粘
牙綴齒欽上座則不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卓拄杖
云家家觀世音

上堂謝都倉副寺侍者并秀才叢林雖未整肅更點
却要分明粒米須還粒飯八兩定要半斤折衝剖斗
移風易俗固是格外提持爲什麼却道將謂汝孤負
吾元來却是吾孤負汝逢人但恁麼舉

二月十五日上堂就謝月溪侍者硯溪上人束布毛
爲筆借月溪爲硯磨無煙墨向虛空中大寫如來入

般涅槃四字正恁麼時點畫旣成畢竟如何定當卓拄杖云將謂義之楷法元來張顛草書

聖節提綱萬化之源萬物之母德被河沙量包海宇聖中之聖主中之主慶會一時壽崇千古以坤自貴月朗太虛以乾爲子紅日卓午正恁麼時香藹金爐簾垂玉殿如何是蕩蕩無爲之句卓拄杖云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復舉智度菩薩母容受一切法而無分別相師頌云一切法離分別相依前諸相自如如春風影裏乾坤大無限江山開盡圖

追巖上堂第一義諦廓然本無對面者山摧海枯長憶江南啼鷓鴣

上堂急着手脚寬着限期提起斷命刀子自然無事不辦返到用力不得處忽然退步踏着時如何討什麼碗

追巖上堂雷聲斷梅陰霧豁閑突出先佛未形之相生住異滅難該洞庭山子青崔嵬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過去已過去後四十五日未來猶未來卓拄杖云正當今日且道還有過去未來之相也無更有一絲毫不去不來之相也無若何這

裏定當得下五更洗面黃昏打睡齋時有飯晨朝有粥朝朝相似暮暮一般其或未然報恩昨日預做中夏今朝擊鼓陞堂使府迎奉觀音菩薩在設廳供養啓建祈晴道場

上堂是亦剗非亦剗令下無私棒頭有眼因思黃蘗大師道汝等諸人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也是睦州擔板

上堂就謝天竺侍者肯頑石省清夢默翁西堂生公臺上橫說豎說直得空花亂墜頑石點頭要且不若淨名室內一默全收報恩怎麼說話敢道更經三生

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何故紅蓼岸白蘋洲夕陽西去水東流

開爐上堂死柴頭上有無煙火水晶宮裏烈焰燒空舜若多神眉鬚自墮拈拄杖云拄杖子聞與麼道是信耶是不信耶卓拄杖云雙破

歲夜小參年來年去來不動乾坤歲舊歲新新舊一般時節蒼卞山風骨自露太湖水徹底無波冷冷落落哆哆和和門外雪消春水滑庭前玉立桂婆娑復舉北禪賢和尚烹露地白牛分歲公案師拈云活剝畔牛北禪是則好手其奈牆漚不牢被箇販私鹽

漢子和賊捉敗天寧則不然今夜無可管顧諸人不免烹箇獨角泥牛炊無米飯唱無聲曲與諸人分歲忽有箇漢出來道有公人索和尚筋角便與和聲一棒何故有功者賞

袁州仰山禪寺語錄

山門我此潑天門戶大地一網俱收若是祥麟瑞鳳從教戴角擎頭然雖如是總過這邊著

佛殿東土小釋迦指佛云看來卽是你敢問夢升兜率天宮說離四句絕百非明什麼道理齊之以禮

法座寶鏡高懸寶花散亂固是人人知有且道須彌

燈王畢竟說什麼法趯七踏八

拈香祝

聖罷乃云日中一食夜後一息只得其體不得其用鋤一片畝下一籬種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假使掀翻大地撥轉晨昏體用雙全人法雙泯在我臨濟門下正是萬里望崖州大遠在如何見得皇風蕩蕩皇天闢和煦發生晴晝長

復舉興化和尚云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興化則不然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頌云弄晴微雨濕春風柳自青青花自紅寄語遊人急回首

歌樓不在畫橋東

當晚小叅佛法徧在一切處豈開七閩二浙江東江西無過只是一箇夜暗晝明春寒秋熱而已就中忽有通方上士在背地裏拍手一下咳嗽一聲道長老將謂你來自冷泉亭上必新言語必異見聞元來伎倆也只恁麼拍頰一下云仰山罪過

復舉僧問先仰山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什麼處仰山推出枕头瀉山聞得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拈云法身說法已於問處流通推出枕头也只是箇信受奉行

瀉山老漢用劒刃上事雖曰列段分科若是正文敢道不知落處

佛涅槃上堂岸柳搖金溪桃吐玉波旬無端起舞阿難平地悲哭因甚如此親見如來面目

上堂春日遲遲綠暗紅稀耐耐深山百舌也學江南杜宇聲聲報道不如歸仰山恁麼說話畢竟是賓家語主家語逢人不得錯舉

乾會節提綱健行不息之謂乾萬法歸一之謂會會萬法歸自己者其惟聖人乎運乾德以位天者其惟至理乎理之至也本乎無作人之聖也體乎無爲堯

撰述

風蕩蕩兮舜日熙熙

上堂洗面摸著鼻孔不知打破漆桶園裏蓬頭道者
全無供養之心爛却瓜秧瓠種若也一向恁麼未免
道絕人荒山僧只得與諸人隨分整頓卓拄杖云天
地玄黃

上堂只聞子聲不見子形忒煞分明只得其體不得
其用可煞現成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劈面便掌
上堂舉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山云荷葉團團團
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僧云學人不曾山云風吹柳
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拈云大小夾山雖然

不負來機被遮僧勘破仰山則不然如何是相似句
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學人不曾風吹
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終是別些子

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青天白日自古自今山僧
到此直是插手不入汝等諸人還信自己是仰山麼
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上堂舉臨濟大師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
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有僧出問如何是無
位真人濟下禪牀扭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
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拈云臨濟大師如金翅擘

撰述

雪巖詩集卷一

三

滄海直取龍吞遮僧見義勇爲已是當仁不讓只如
被臨濟大師扭住畢竟是有語無語見月休觀指歸
家罷問程

上堂舉僧問魯祖如何是雙林樹祖云有相身中無
相身僧云如何是無相身祖云金香爐下鐵崑崙師
拈云魯祖恁麼答話始終只是說道理山僧則不然
若有人問如何是雙林樹秋來葉落春到花開如何
是春到花開那邊一片雲今日定下雨

上堂事有萬殊法無異說寒但言寒熱但言熱忽若
堂中露柱與庫司燈籠互相得失所爭多少卓拄杖

一下云了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千討萬討不如只在
手頭寒風蕭蕭黃葉飄飄鶴眠松頂雲卧山腰幾番
今日又明朝

上堂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只喫飯寒只添衣晴天
愛日挂枯藜點檢溪頭梅樹向陽偷放南枝

上堂寒風凜冽遙空下雪非特紅爐焰上莫覓縱由
逗入蘆花深處猶難辨別往往到這裏十箇有五雙
盡道明一色邊事殊不知正是空中花眼中屑正恁
麼時且道是天寒人寒下座巡堂喫茶

撰述

雪嶺高僧錄卷上

三

冬至小叅羣陰剝盡天依舊是天一陽復來地依舊
是地因什麼又却道石筍抽條水河燄起冷灰豆爆
枯木花開苟能於此見得徹去許你會西來意其或
未然世間相常住是法住法位

復舉金峯問僧甚處來僧云東國來峯云作麼生過
得金峯關僧云行止分明峯云試呈似金峯看僧展
兩手峯云金峯關從來無人過得僧云和尚過得麼
峯云波斯喫胡椒師拈云過關須是透關眼守關須
是把關人金峯不覺瞌睡致被遮僧衝突雖然蕩蕩
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上堂松直棘曲鳬短鶴長日移山影轉風送野花香
無非發佛祖秘密寶藏於未彰聲色之先是汝諸人
作麼生承當切忌認奴作郎

上堂春雨溟濛春雲靉靆忽然杲日當空天不能遮
地不能載正恁麼時如來禪且置祖師禪未在即甚
如此只許叅不許會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碧班班碧剝當滴帝
都丁訛聞誤聽認烏作馬則且置一真未具以前如
何辨明鼠咬鐵釘

上堂進則撞頭磕額退則墮坑落壑動則犯手傷鋒

佛法何曾見面咄莫道仰山今日無爲人方便

結夏上堂護生須是殺自傷已命殺盡始安居難逃
業鏡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也是虛空釘枷鉢
孟安柄仰山今日不遵古規且要別行條令作麼生
一切尋常只據現定

上堂如猫捕鼠雙目瞪視而不瞬蹉過了也似鼠搬
薑咬著全無滋味好箇消息仰山一等不怕諸方笑
怪更爲下箇注脚作麼生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上堂處處現成頭頭成現譬如關頭水急茶磨不撥
終日自轉正恁麼時忽然歇水停輪且道是轉不轉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入新僧堂上堂插一莖草建梵剎捏雙空手豎僧堂
古今相去知多少七尺單前自較量莫有道得底麼
如無拄杖子代爲諸人通箇消息卓拄杖云天地玄
黃宇宙洪荒

中秋上堂暈入靈犀胎含老蚌正好修行正好供養
有人於此拂袖便行脚根下已喫三十拄杖何以見
得禪歸海經歸藏

上堂秋風生夜涼壞壁吟寒蟬的的祖師意明明不
覆藏然雖如是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非但不能

見如來猶恐善因招惡果

上堂父母未生前畢竟是什麼當體沒蹤由求之卽蹉過不蹉過南北東西豈非我

上堂秋氣淒清秋光淡蕩鷺鷥飛下遙天明月蘆花一樣古今多少人踏這田地不著又有多少人出這田地不得仰山今日破二裂三與諸人平展去也卓拄杖云不值半文錢

上堂修造工夫已辦龍神土地亦安因甚求雲來往尙如月曉星殘山僧以是不禁冷淡未免總萬象於一堂同時挂搭與諸人朝暮同叅卓拄杖云更添一

單

開爐上堂不冷不熱爐韞半真半假金鑰鑄作瓶盤釵釧却成品字柴頭且道與趙州無賓主話相去多少疑則別叅

上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到是義非見聞覺知之所造三冬和氣煖烘烘半夜日頭紅杲杲搭著便回點卽不到已是無端入荒草

上堂火炙胸前煖風吹背後寒西來的的意親切不相干既是親切因甚不相干德山見龍潭

上堂粥鍋新砌從教翻鼎內波濤法鼓新輓且聽震

空中霹靂只如見聞未兆聲色未彰諸人在什麼處
與仰山相見擡手云三門對佛殿

上堂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倒栽石上無根樹枝
葉通身一夜萌豎拂子云情塵未脫有眼如盲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鏡已破法不
存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上堂南薰入奏殿閣生凉西來祖意切忌商量何故
向下文長

上堂去者有鈎鈎你直饒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依前
寸步不移住者有錐錐你雖曰不離當處常湛然已

在三千里外只如不去不住如何相見西風一陣來
落葉兩三片

中秋上堂非闕不知圓非圓不知闕圓闕本相因本
無圓與闕既無圓闕是汝諸人向甚處見月豎拂子
云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打圓相此夜一輪滿清
光何處無

佛生上堂一棒打不殺千古阿刺刺是阿誰兮名悉
達更問如何兮四月八

上堂禪禪碌碌道道木頭會得全無巴鼻不會却有
來由何似雲門六不收

上堂久雨得晴天清地寧恰似迷雲忽散皎若心月
孤明空洞生死照了諸相是則慶快平生只是不得
在他光影裏轉失却眼睛何故無一絲毫不現成
上堂坐本無拘何必曰放動靜但見一如日用自然
虛曠鵲噪鴉鳴水綠山青騰騰任運不知名也是錯
認定盤星

上堂卓拄杖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匆匆夏影將殘颯
颯涼颯又動四時代謝日月如流萬法乘除有無似
夢獨有老趙州太惺惺復懺懺却道蘿蔔三斤重
上堂連朝淹黑豆黑豆已萌芽滿地天風起吹開劫

外花涅槃盤經中有三段義且道與法華經羊車鹿車
牛車是同是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上堂油油開口不在舌頭莫莫滋味看來太薄細思
量休卜度令人常憶老龍牙手裏把柄木杓

上堂謝興化首座人從興化來接得劍州信說道凌
霄峯頂碁盤元是錢王石硯二十年前一共看今日
重逢有何照證展手云面目見在

元宵上堂雨中燈雲中月最分明太皎潔汝等諸人
聞恁麼道將謂夢中說夢殊不知荆棘林中一片田
園迥別且道與仰山相去多少異車同轍

上堂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鉢裏飯桶裏水身空
萬法空衆類悉皆同桺自綠花自紅衆中莫有胸藏
日月袖裏乾坤底麼出來露箇消息如無各自嘴盧
都

無準和尚忌拈香巴陵三轉語大仰一甌茶有恩成
怨恨無事是讎家杜鵑啼血染山花

上堂晨朝喫粥齋時喫飯人人盡知有開單展鉢拈
匙放筯一一不借他人手因甚佛法二字等閑問著
便千生萬受卓拄杖云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樹倒藤

枯句歸何處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却布單
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畱
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道無真體亦離見聞法無定相全超聲色所以
道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如黃蘗痛打六
十拄杖雪峯輓出三箇木毬却是什麼道理卓拄杖
云吾無隱乎爾

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天是天地是地平等性智山是
山水是水畢竟九十日內十二時中如何踐履青絹
扇子足風涼

上堂露地白牛黑黑是處尋他不得山青水綠似有
如無眼見耳聞依稀彷彿全不顧時蹄角却在纔動
著時蹤由已沒月下閑將短笛吹風前休把長繩勒
阿呵呵也奇特如今趣亦不去自在東西南北
冬夜小叅陽升陰伏漢宮添一線之長日愛霜明魯
史書五雲之瑞直得飛雪谷發寒氷光饒集雲峯抽
石筍枝條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鵬搏海運也九萬里
而扶遙

復舉僧問青原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廬陵米
作麼價師頌云市行高下不須疑問著平人自得知

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上堂雲影重重山色濛濛天晴日出柳綠花紅雲門
大師颺下乾屎橛直得清香遍地散爲萬物春風汝
等諸人聞恁麼道莫有掩鼻不甘底乃擘開胸云山
僧有幾莖蓋膽毛

上堂閏月月望月卽尋常雲埋卽闇雲散卽光豎拂
子云且道是雲耶是月耶切忌眼光

小釋迦祖師忌拈香插鉢而立去死十分拔鉢便去
弄鬼精魂山鳥山花笑殺人慚惶炷此一爐薰

佛涅槃上堂焚三昧火自舉金棺阿難悲惱波旬喜

謹總是如來清淨寂滅現前時節若謂明日卽無今日卽有何必瞞人自瞞直是令人大不甘

上堂集雲一關似平等閑看時容易透時卽難森羅萬象從教側目三世諸佛迴絕躋攀一徑古松苔蘚斑

佛生日上堂東行西行指天指地盡謂如來降生我道魔王出世一棒打殺貴圖太平時當孟夏麥綠桑青

上堂呼六爲五破二作三眼觀東北意在西南仰山門下却不用遮般茶飯何故佛法不怕爛

上堂謝青原居士眼空東魯口吸西江機鋒峻捷不讓老龐仰山遮裏別無禪道佛法只有一口吹毛利劒凜凜如霜要爲人剪除毛病換骨洗腸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高而無上低而無下上下三指彼此七馬臨濟大師到此咬嚼不破被黃蘗拄杖再三痛打今日落在仰山手裏莫有不負性命底麼卓拄杖幸自無瘡勿傷之也

無準和尚忌拈香成龍者升天成蛇者攬草將謂隨一切性任其所適誰知憤憤悱悱却成煩惱集雲峯

高日杲泉

上堂我法妙難思亦復離言說百丈再參馬祖一喝三日耳聾直得黃蘗吐舌豎拂子云有甚交涉

浴佛上堂無憂樹下右脇誕生已是造妖捏怪那堪七步周行雲門一棒打殺未爲勦絕看來只好活葬解脫無底深坑依前日午三更

上堂結却布袋口拘折拄杖頭直得森羅萬象轉身無路三世諸佛吐氣無由集雲到此又却未免放開一線何也雨後青山翠欲流

佛生上堂九龍吐水七步周行雲門一棒打殺正是

摩頂授記葛藤枝蔓重生擲拂子云從教徧地縱橫上堂因看弄傀儡鬼面神頭線索牽抽神頭鬼面牽抽索線幾多觀底看底將謂是紅粉佳人當場妙舞手裏把柄輕羅白扇山僧未免爲諸人揭翻布幕去也卓拄杖云伶俐衲僧一見便見

上堂鋪帳簾青碧紗廚涼簾水鋪三伏暑威不到水晶宮闕不如敢問諸人畢竟與洞山道向鑊湯爐炭裏回避還有商量處也無卓拄杖云蚊子上鐵牛

上堂有物先天地以拂子打圓相無形本寂寥道什麼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話作兩橛向遮裏領略

得去不用低頭思慮三門走入佛殿燈籠倒挂露柱
上堂天寒人寒五蘊山頭仔細看風動幡動明眼人
前休說夢仰山今日爲汝保任此事直得左右逢原
是非合轍甕裏何曾走却鼈

上堂休擬議莫商量無朕兆絕承當君不見江路野
梅無主自開自落分外馨香卓拄杖云一枝橫亞清
波上引得遊蜂上下忙

冬節小叅一線迎長石女纖腰細舞五雲書瑞木人
撫掌高歌直得天旋地轉陰伏陽升鐵樹花開水河
燄起只如老洞山掇退泰首座果卓與集雲峯面前

各下一分相去多少冬不寒臘後看

復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
寒暑處迴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
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拈云洞山與麼答語是則頭
正尾正只是鼻孔落在遮僧手裏明眼道流試檢點
看

上堂坐教直猛着力提箇狗子佛性無萬緣俱屏息
似銀山如鐵壁驀然一撥粉碎天地空人境忘寤寐
如死生一萬別千差盡空寂

上堂佛法世法一彩兩賽行住坐卧折旋俯仰著衣

喫飯坐禪打眠總是現前三昧還信得及麼話在
元宵上堂元宵令節且喜天晴高燒銀燭照佛光明
集雲峯無油不點非常烜赫迴出常情何也我見燈
明佛本光瑞如此

無準和尚忌拈香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
朝不知却有何憑據紫栢黃檀一處燒

上堂舉僧問趙州和尚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
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
省師頌云晝影當軒夏日長只知喫粥著衣裳光陰
倏忽催人老嫩綠駸駸已過牆

上堂已是葛藤陳爛又況塵蒸生醭風前提起反覆
看來未免零零星星斷斷續續如來禪祖師意沒巴
鼻且作麼生是衲僧眼目卓拄杖云六六依前三十
六

上堂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佛出身處切忌錯
商量縱使言前薦得句外承當仰山敢道未在何故
嫩竹敲風鳴翡翠菱荷翻雨潑鴛鴦

上堂天寒人寒大寒小寒熱則普天市地熱寒則普
天市地寒熱不自熱寒不自寒紅日上三竿當陽仔
細看

冬節小叅靈源湛寂不知節序循環大道冲虚靜看
陰陽消長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
象主不逐四時凋豎拂子云還見麼擊拂子云還聞
麼只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嶺梅破雪偷
開眼一點清香欲斷魂

復舉洞山和尚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洞山云有
一物黑似漆執之失度必入邪路常在動用中動用
中收不得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過在什麼處喝一喝
過在動用中相隨來也洞山掇退果卓酒逢知己飲
詩向會人吟只如末後一著畢竟是什麼果子洞庭

手樹橘新熟夜來霜

元宵上堂去歲元宵節無油不點燈今歲元宵節有
月照危層藥師瑠璃光佛示現端嚴妙相一一在諸
人眉毛眼睫上放大光明還見麼見被見礙不見被
不見礙去却見除却礙三門與佛殿相對

除夜小叅歲舊年新夜暗晝明未嘗移易日遷月化
山青水綠依舊尋常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也是
鎮州蘿蔔漢地生薑休咬嚼沒商量梅花紙帳一爐
香衲被蒙頭春晝長

復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事如何德云東村王老夜

燒錢師頌云春風陌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
撞得恰好子

佛涅槃上堂不生不滅之性溪桃映水而紅岸柳和
煙而綠無去無來之相雪瀑噴空而下雲峯拔地而
高我佛如來正大法眼無量秘密寶藏盡底打開一
時分付了也只是道今日則有明日則無未可容易
注破何也長憶江南春雨後夕陽影裏鷓鴣啼

上堂湛湛澄澄孤明歷歷未是到家消息直饒盡底
掀翻不畱朕迹其奈叅天荆棘仰山莫別有爲人方
便麼擲下拄杖卧龍纔奮迅丹鳳使翱翔

佛生上堂指天指地點胸點肋將謂六識未具初生
孩兒元來通身是膽白拈正賊雲門老師道一棒打
殺餒狗不妨奇特

祈晴上堂久雨不晴浸爛衲僧鼻孔如何是衲僧鼻
孔浮雲散盡碧天寬赫赫金盆海裏湧

上堂禪樹上叫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真可
笑笑什麼等閑拾得一顆蘇州梨看來却是青州棗
解夏小叅九旬禁足三月護生逗到功成行滿依前
日午三更龍困水風恬浪靜獺巡橋霧鎖雲橫去者
自去住者自住坐者自坐行者自行因甚如此杖頭

縱有通霄路且共扶持折脚鐺

後舉夾山和尚示衆云鬧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
上薦取老僧與麼說話正是妄認前塵分別影事若
是端拱垂衣孤峯獨宿未夢見在汝等諸人要見夾
山麼還識仰山麼豎拂子云一狀領過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大千沙界一舉全收豈拂
子云一毛頭上師子示現百億毛頭

中秋上堂好供養好修行拂袖便去也不多爭何故
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開爐上堂火冷灰寒炭又無大家兀坐嘴盧都冷灰

堆裏忽豆爆大地通紅火一爐世界與麼闊火爐與
麼闊則不問且道香匙火筯大小長短相去多少不
得動著

上堂覓起處不得尋覓處無地見色元來見心見了
元來不是是不是鏡不照鏡兮水不洗水

上堂法逐心生心隨法變心法雙忘千花萬變扇子
踴跳上三十三天祝著帝釋鼻孔蓋子撲落地碟子
成七片雖是一期方便豈拂子云聞名不如見面

上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不畱而照不待而鳴而亦
離聞絕見非色非聲畢竟是誰見誰聽以拂子打圓

概述

相擊一擊下座

上堂昏沉散亂莫非本地風光絕點純青正是真常
流注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噴嚏一聲
幸然無些子事何須強說道理

上堂至理忘言至言無說無說與無言總是鉢盂安
柄虛空釘楸仰山與麼告報莫別有長處良久云也
是第二月

佛成道上堂道本無形亦本無名未聞其壞安有其
成黃面漢不合造妖捏怪指出夜半一星帶累後代
兒孫盡是哺糟啜醢彷彿彷彿至今醉夢不醒山僧

拄杖子未免爲諸人別開一隻眼作金雞報曉一聲
卓拄杖云紅日升天萬國明

冬至小叅隨例裝冬雪白糍糕切玉非常有果錦紅
龍荔生春天外寒風凜冽山中和氣氤氲二三百衲
子挨肩並足六七十老漢鼓舌搖唇一時運此食輪
法輪如意輪一陽來復日新日新日日新然雖如是
金屑雖貴落眼成塵

復舉疎山仁和尙因僧問如何是冬來事山云京師
出大黃師頌云晷影推移線日長無言童子自商量
雖然不是神仙著海上傳來第一方

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琢磨乃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以等閑脚下添紅線若是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莫看仙人手中扇

上堂集雲峯頭獨立仰祝

聖壽無極百千甲子春秋臣僧今日七十七乙酉正月初一

上堂春風蕩蕩春日熙熙花開笑面柳展懽眉處處呢喃紫燕聲聲睨睨黃鸝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遮裏見得全理全事無是無非坐斷集雲峯頂上

大家齊賀太平時

上堂一夜雨聲滴滴元是簷前雪消冷地令人憶著相國寺裏芭蕉何也零零落落一似宜春臺上正月八日趕齋和尚底七條

上堂時光荏苒已事朦朧安得桶箍忽爆連底俱空內空外空內外空從上佛祖言教固是半字不留山河大地何處覓針鋒擊拂云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

上堂久雨忽晴心光發明團團紅日寥寥太清非特好曬眼亦乃好經營下秧種粟桑麻漸青綠楊枝上

曉鶯鳴長連牀上開單展鉢可煞現成卓拄杖一下
上堂至化無方至德有光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玉壺影裏劫春長乾坤獨露堂堂

上堂春山重重夜雨濛濛長連床上閉眉合眼睡到
曉鐘心也空法也空不起第二念坐斷主人翁好安
樂也兄弟

上堂進無前退無後毫髮差便成窠臼八月二十
五洞山離查渡雲門道放于三十棒却做麼生無端
無端生受生受

普說

仰山普說舉天依懷禪師舉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
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
人翁後有古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天
衣又云古人與麼拈大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
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
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明得拈
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妙喜云天衣古佛美則
美矣善則未善遮一隊不啣嚼漢只知踏步向前不
覺四稜塌地仰山不免爲伊從頭扶起五蘊山頭一
段空髑髏裏眼睛同門出入不相逢擬向甚處迴避

無量劫來賃屋住自家祖業却作他人契券到頭不識主人翁用識作甚麼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更求牙保那古人與麼拈大遠在將謂無人證明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點即到活人路上死人無數到即不點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作麼作麼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無數低聲低聲若也會得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添一重了也妙喜老漢道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慣將烏豆換人眼睛雖然妙喜不知已被天衣換却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若也未知須向烏豆未萌已前挨

得一線路子透始得如何是烏豆未萌以前消息良久云遮裏領略得去便見五蘊山頭一段空真箇是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且喜到家到頭不識主人翁話墮了也且道是古宿話墮天衣話墮妙喜話墮仰山話墮若也明辯得下雲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放過雲門老漢了也臺山路上有一婆子見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僧又與麼去後來傳至趙州州云待我去與汝勘破州至彼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歸來道臺山路上婆子我爲汝

勘破了也且道趙州勘婆子與雲門話墮相去多少
若也向遮裏識得趙州心肝五臟雲門三百六十骨
節被你一時穿透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自
托鉢下堂雪峯問云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
去德山低頭歸方丈死水不藏龍巖頭問云遮老漢
未會未後句在遍地刀鎗德山喚巖頭問汝不肯老
僧那翻轉面皮來也巖頭密啓其意錦包特石爛似
泥團德山次日上堂果別巖頭拍手云且喜老漢會
未後句雖然只得三年且道還出得德山低頭歸方
丈也無叅學漢須是具三千里外定看訛底眼未曾

點著便知落處始得若欲向遮裏討他未後句勘破
婆子話墮了也更待達磨面壁九年始得不然且待
彌勒下生大凡須是揩磨自己明白揀辯古今是非
明得自己不明古今是你工夫未到田地未穩明得
古今不明自己是關鍵不透眼目不明當知自己
卽是古今古今卽是自己古人因你自己不明爲你
自己分上等閑拈出一星子放在面前直是蓋天蓋
地照古照今何曾有一絲毫情彙知見到你穿鑿解
會你纔向這裏起一念要去明他古今會箇自己便
被他一箇明字與會字隔作兩段去也所以道情生

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隔箇甚麼須是向遮裏一咬百雜不見有古今自己始得莫只悠悠漾漾虛度時光直待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不知何往只如前日顯首座標上座二人死了燒了卽今在什麼處苟或不知去處撞入驢胎馬腹與異類中總不見得是汝諸人卽今在這裏兩脚著地還知去處麼若也知得便見死人面前有活人出身處活人面前有死人無數古今卽自己卽自己卽古今而亦不妨古今自古今自己自己死人自死人活漢自活漢然後却向這裏打一箇回合塵毛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

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復云提起卽有放下卽無作如是見便見親疎譬如鑄鏡成像像成後光在甚麼處通身沒可得遍界不曾藏

佛法下衰無甚此時全仗你後生晚進發大勇猛負大志願赤手扶持隻肩擔負兄弟可惜許法門廣大莫孤負佛祖建立垂慈法乳之恩莫孤負國王外護匡扶水土之恩莫孤負父母師長養育剃度之恩莫孤負自己出家行脚之志莫虛消信施莫虛度光陰時不待人轉眼便是來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莫待臨渴掘井莫待臘月三十日到來眼

光欲落未落貪生怖死手脚忙亂一似落湯螬螬到那時縱欲回光返照辨此道以破生死遲了也著手脚不辦了也莫教被一陣業風吹入十八重無間地獄中去被閻羅老漢與你打算火帳問你索飯錢有鐵枷枷你項有鐵棒打你骨臀到那時喚爺不應叫娘不聞縱有親爺親娘親兄親弟救你不得也平生所作善不善業一時現前碓搗磨磨無有了日縱出離化生也只在六道中輪迴至爲蛇蜣螻蟻在厠坑中頭出頭沒誠謂是袈裟下失却人身真箇是苦何不趁如今身強力健五體康安四肢輕利打教徹去

討教明白去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神龍世界祖師法窟安單僧堂明淨粥飯精潔湯火穩便你若不向這裏打教徹去是你自暴自棄自甘陸沉爲下劣愚癡之漢你若果是茫無所知何不也博問先覺凡遇五叅見曲臬床上箇漢胡說亂道何不也歷在耳根反覆自家尋思看畢竟是什麼道理三世諸佛謂之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謂之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之知見別也無他只是你一切人十二時中一箇折旋俯仰見聞覺知而已只是你卽今在這裏挨肩並足聽曲臬床上箇漢鼓

兩片皮忉忉怛怛一段孤明歷歷者是自是你自信不及不能直下承當箇現成受用馬祖謂卽心是佛卽佛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佛是覺義蓋謂你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背覺合塵爲生死漂蕩爲愛河汨沒爲無明煩惱昏沉散亂所罩要這一著子脫爾現前卒不能得所以勞他先聖遙相出興分宗列派激濁揚清餘波未流至今尚在兄弟佛法二字難遭難遇莫教打箇翻身墮異類中去便不聞佛法了也須是發大勇猛一往直前提起金剛寶劍向他佛祖頭上坐佛祖頭上卧始得山僧到這裏叨冒主席

已是匙挑不上行解荒蕪去古遠矣全仗你後生晚進憤一口氣出來爲他佛祖雪屈前日有兩箇兄弟來侍者寮說要上方丈請益我與侍者說每遇五叅須說做工夫一段他何不領略又何須到方丈聽說方纔便是這裏無口傳心授底佛法待此後五叅把我自己爲伊再說一遍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聽與賓客交談便知有這事便信得及便學坐禪一生愚鈍喫盡萬千辛苦十六歲爲僧十八歲行脚鈍志要出來究明此事在雙林鐵櫬遠和尚會下打十方從朝至暮只在僧堂中不出戶庭縱入衆寮至後

架袖手當胸徐來徐往更不左右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洞下尊宿要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只於雜識雜念起時向鼻尖上輕輕舉一箇無字纔見念息又却一時放下著只麼默默而坐待他純熟久久自契洞下門戶工夫綿密困人動是十年二十年不得到手所以難於嗣續我當時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於返觀處這一念子當下水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坐一日只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過了午齋放參都不知得長老聞我坐得好下僧堂來看曾在法座上贊揚十九去靈隱挂搭見善妙峯妙峯

死石田繼席穎東叟在客司我在知客寮見處州來書記說道欽兄你這工夫是死水不濟得事動靜二相未免打作兩橛我被他說得著真箇是纔於坐處便有這境界現前纔下地行與拈匙放筯處又都不見了他又道叅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案始得他雖不甚做工夫他自不菴會下來不菴是松源之子說話終是端正我當下便改了話頭提箇乾屎橛一味東疑西疑橫看豎看因改這話頭前面生涯都打亂了也雖是封了被脇不沾席從朝至暮行處坐處只是昏沉散亂膠膠

擾擾要一霎時淨潔也不能得聞天日和尙久待松源是松源的子必得松源說話移單過淨慈挂搭懷香詣方丈請益大展九拜他問我如何做工夫遂與從頭直說一遍他道你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蘗佛法的大意三遭痛棒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又云混源住此山時我做慙到入室他舉話云現成公案未入門來與你三十棒了也但恁麼看天日和尙這箇說話自是向上提持我之病痛自在昏沉散亂處他發藥不投我不懽喜心中未免道你不曾做工夫只是伶俐

禪尋常請益末上有一炷香禮三拜謂之謝因緣我這一炷香不燒了也依舊自依我每常坐禪是時漳泉二州有七箇兄弟與我結甲坐禪兩年在淨慈不展被脇不沾席外有箇修上座也是漳州人不在此數只是獨行獨坐他每日在蒲團上如一箇鐵櫪子相似在地上行時挺起脊梁垂兩隻臂開了兩眼也如箇鐵櫪子相似朝朝如是日日一般我每日要去親近他與他說話些子纔見我東邊來他便西邊去纔見我西邊來他便東邊去如是二年間要親近些子更不可得我二年間因不到頭捱得昏了困了日

裏也似夜裏夜裏也似日裏行時也似坐時坐時也似行時只是一箇昏沉散亂輾作一團如一塊爛泥相似要一須臾淨潔不可得一日忽自思量我辦道又不得人手身上衣裳又破碎也皮肉又消爍也不覺淚流頓起鄉念且請假歸鄉自此一放都放了也兩月後再來叅假又却從頭整頓又却到得這一放十倍精神元來欲究明此事不睡也不得你須是到中夜爛睡一覺方有精神一日我自廊廡中東行西行忽然撞着修兄遠看他但覺閑閑地怡怡然有自得之貌我方近前去他却與我說話就知其有所

得我却問他去年要與你說話些箇你只管迴避我如何他道尊兄真正辨道人無剪爪之工更與你說話在他遂問我做處如何與他從頭說一遍了末後道我如今只是被箇昏沉散亂打併不去他云有甚麼難自是你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拄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做一箇無字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昏沉散亂來我便依他說尋一箇厚蒲團放在單位上豎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拄透頂透底盡三百六十骨節一提提起正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提得轉力轉見又散到此盡命一

提忽見身心俱忘但見目前如一片銀山鐵壁相似自此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清淨三晝夜兩眼不交睫到第三日午後自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忽然又撞見修兄他問我在這裏作甚麼對他道辦道他云你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卽欲歸堂坐禪到後門了又不覺至後堂寮中首座問我云欽兄你辦道如何與他說道我不合問人多了剗地做不得他又云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我被提這一句又便抽身只要歸堂中坐方纔翻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當是時呈似人不得說似人不得非

世間一切相可以喻之我當時無着歡喜處便下地來尋修兄他在經案上纔見我來便合掌道且喜且喜我便與他握手到門前柳堤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昏沉散亂元來盡自妙明真性中流出自此目前露保保地靜悄悄地浮逼逼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可惜許不遇大眼目大手段尊宿爲我打併不合向這裏一坐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每於中夜睡着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却打作兩極古人有寤寐一如之語又却透不得眼若不睡諸夢自

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之說又都錯會了也凡古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又却都會不得雖在無準先師會下許多年每遇他開室舉主人公便可以打箇踉跳莫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你下口處有時在法座東說西說又並無一語打著我心下事又將佛經與古語從頭檢尋亦無一句可以解我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僅十年後來因與忠石梁過浙東天育兩山作住一日佛殿前行閑自東思西忖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栢觸着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

物撲然而散如暗室中出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似自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何故若是大力量大根器的人那裏有許多曲折德山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便道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此拈一條白棒掀天掀地那裏有近傍處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便道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高亭見德山招手便乃橫趨永嘉見曹溪只是一宿覺你輩後生晚進若欲咨叅箇事步趨箇事須是有這箇標格具這箇氣

槩始得若是我說底都不得記一箇元字脚記著則誤你平生所以諸大尊宿多不說做處與悟門見地謂之以實法繫綴人去也消不得是則固是也有大力量有宿種不從做處來無蹊徑可以說者也有全不曾下工夫說不得者也有半青半黃開口自信不及者誠謂刁刁相似魚魯參差若論履踐箇事如人行路一般行得一里二里三里四五里便歇只說得一里二里三里四五里話行得百里千里萬里見得千里萬里境界說得千里萬里話須知此事更在百千萬里盡乾坤之外那裏在那裏汝等諸人聞恁麼

道須是自家具眼各能緇素是否揀擇青黃始得若也似鴨聞雷如水澆石便從達磨大師與釋迦老子肚裏過我道也只是開久立

道場山立僧普說禪客出問云天氣秋高玉露垂庭前黃菊綻東籬臨濟德山施棒喝不問知音更問誰答云知音知後更誰知進云與麼則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答云閑言語進云如何是德山棒答云穿過你髑髏進云如何是臨濟喝答云還聞麼進云記得昔日臨濟和尚示衆道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作探

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此意如何答云從頭問將來進云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答云切忌傷鋒犯手進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答云真箇可憐生進云如何是一喝作探竿影草答云不得面前背後進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答云却須叅始得進云探竿影草驗來人一喝須教海嶽昏不是法王親的子等閑誰敢踏渠門答云且緩緩進云只如釋迦世尊四十九年橫說豎說不盡底事今夜座元禪師如何布施答云猶嫌少在進云遇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今師拈起拄杖云只這是德

山棒卓一下只這是臨濟喝伶俐漢向未舉已前一提提得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其或未然更煩拄杖子借德山鼻孔與臨濟出氣去也卓一下金剛寶劍卓一下踞地師子卓一下探竿影草只如一喝不作一喝用與前三喝是同是別若謂是同臨濟大師未肯點頭在若謂是別爭奈被德山老漢一串穿却鼻孔畢竟德山臨濟二大老鼻孔與四十九年說不盡底相去多少乃靠拄杖復云旣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豈不見臨濟三度扣黃蘗被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又不見德山於龍

潭吹滅紙燭處脫然悟去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二大老可謂窮千聖之骨髓徹萬法之根源流芳後世垂範于叢林者矣今時參學道流又須帶些子眼筋覷破他古人敗闕處始得若也覷得破便見黃蘗龍潭雖似金翅擘海直取龍吞要且未免作死馬醫臨濟德山是則不離當處獨跨大方其奈捨長就短埋沒已靈要稱百世宗師未得在道場門下不說覷破覷不破盡是在他頂額上放屁底漢如今旣在這裏聚首片時欽上座未免借堂上老人威光掀翻海嶽撞碎太虛也要

大家證據雖然王令正嚴豈可攙行奪市今朝九月一打板坐禪首座謂之表率或恐一人半人新發意菩薩欲覷捕此道者未有人頭處未有下手腳處或工夫有間而不得成片段或少有歡喜不復加鞭以求正悟或已有悟門爲悟所迷光影不脫礙正知見或爲勝妙快樂所罩墮在解脫深坑轉身不得或於古今差別機緣有意味可以啗啄者一一計較得行無意味難於咬嚼者又却分疎不下或爲一切奇言妙句奧理玄文障在八識田中拋捨不下謂之雜毒入心如油入麵永取不出如今要得通上徹下一翻

翻轉須是將一則古人沒意智底話頭如生冤家與之作對直是撲一交倒地始得若是未有這箇消息直饒行脚走盡天涯海角口裏記盡落索春秋打間鋪席一似賣狼虎藥只益戲論誑惑後昆自己衣單下半文不直底一著畢竟不曾摸著若是真箇卒地斷曝地折底漢眼目動靜言語提持著去離泥水脫略窠臼一切處一切時只麼平帖帖地那裏恁麼生生惺惺吒吒沙沙道我無敵於天下者也這箇喚作西天九十六種之數誇張知解該抹聖賢望吾佛祖之道遠之遠矣若是具正因有志之士莫被這一種

嗑圾性地泛濫心源須信有正宗之下單傳直截之妙始得如趙州一箇無字真箇是一口吹毛利劒可以破疑團斷生死空萬法融古今只貴利根上智撥著便轉撩著便行然後不妨與趙州老漢同一眼目同一受用以至總萬別千差之要開千差萬別之門全實全主全體全用全放全收全生全殺而總不外此矣若是性根遲鈍操捨不行却須豎起生鐵脊梁向長連床上厚著蒲團挺身而坐盡三百六十骨節與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握兩拳頭撐兩眼睛一提提起便欲斬爲兩段能如是著鞭如是用

何患乎不成片段何患乎不到頭似覺提不起時轉覺熱悶悶時與昏昏擾擾時却須全體一放放下翻轉身來就地略行數步於行處亦如是著鞭如是用方只當下別是一般精神又復翻身上蒲團挺身而坐則胸次中酌然如銀山鐵壁虛勞地靜悄悄地何處有一絲毫動相有一絲毫異相到這箇時節却不得守在這裏又須翻身下地如坐而行然後又復如行而坐晝不足繼之以夜夜不足繼之以旦翻來覆去提去提來不知不覺忽然撥透如貧得寶似闇得燈如雲開見日如水底火發盡十方刹海是箇大

圓鏡盡十方刹海是箇自己謂之心空及第見徹父母未生前面目若說明大法透古今以盡佛祖之奧喻如入海方始插得脚前面洪濤際天巨浪沃日那裏更在那裏切不得聽人道悟是表顯之說箇事本來成現只消一笑知歸是則固是其奈隔壁搏謎青黃赤白長短方圓畢竟不曾親見被人掇在面前分明是差珍異寶却喚作瓦礫磚頭分明是瓦礫磚頭却喚作差珍異寶又不得聽人道叅禪本是安樂法門那裏有許多生生受受勞勞攘攘只消默默提撕久久自契這箇喚作死水浸石頭永無醒動底分子

又不得聽人道只這無字是箇繫驢橛子只消提來頓在面前牢牢把定繫住這一念子念頭純熟自然到家殊不知這一念子如燈焰焰如水涓涓貶得眼來千里萬里自非潑撒一回那裏被你把得定繫得住又不得聽人道只消於聞聲見色處領覽折旋俯仰處承當開口道著動步踏著六根門頭一道神光晝夜未曾間歇這箇喚作生死根本業識癡團急須斬作三段又不得聽人道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本來無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無佛無祖無衆生無凡無聖無善無惡無去無來無生無死這箇喚作豁達空

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又不得聽人道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著衣喫飯不借他力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如上所說並是自作障礙自生退屈自棄自暴自殘自虐醫不得底偏僻之病除是下一服換骨靈丹出得一身白汗然後卽知傷寒傷熱傷饑傷飽盡是大休歇大安樂田地與夫轉八萬四千毛病爲八萬四千陀羅尼門是身是病是草是藥亦能殺一切人亦能活一切人臨時加減對症修方一切在我若是根本不牢元氣不足莫教被人下一粒巴豆

便見通身發作面黑眼花一時性命都討不見若是識安危知休咎底漢但是醍醐毒藥與你對面一翻翻却於一毫頭別有通宵活路如今都是口耳傳習訛謬方書並不見一人有神聖功巧之妙悞人多矣往往指見聞覺知揚眉瞬目爲自己復引卽心卽佛與目前說法聽法一段歷歷孤明之語爲證然後舉是風動幡動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却喚這箇作初機公案教你向這裏淘澄見地剔抉根源然後又舉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喚作單頭淺近公案教你開口處識取話頭然後又舉玄沙未徹趙州勘婆之

類喚作試金石子又喚作換眼睛烏豆然後又舉百丈野狐女子出定之類喚作宗門關鍵羅龍打鳳底鉗鎚然後又舉馬祖一喝巖頭末後句之類喚作向上爪牙衲僧巴鼻以至從上老凍膿一時垂慈利物之要莫不盡有印板上脫來底樣子教你從頭穿鑿從頭注解合著這箇樣子便喚作明大法透古今殊不知幸然自是一箇淨潔琉璃瓶子無端傾許多狼狼籍籍在裏了也抑不知從上若佛若祖與夫盡天下老和尚只是共一箇舌頭有時用一機千機萬機齊副有時道一句千句萬句合轍有時指千句萬句

只是一機有時提千機萬機只是一句直得搖乾蕩
坤蓋天遮地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
喪身失命那裏有你取意觀瞻將心湊泊底分又那
裏似世間村秀才教小學自上大人讀到論語孟子
毛詩周易一般若如是又何用九年面壁立雪齊腰
只麼傳將去學將去便休將知箇事是出世間法須
具出世間眼器量一肩擔取始得若只逐旋扭捏逐
旋博量逐旋分別謂之以情意識測度如來不思議
大圓覺海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縱饒築得
一肚皮殘羹餽飯還有一點用得也無還瞞得一切

人也無縱饒瞞得他人還瞞得自己也無縱饒瞞得
自己還瞞得燈籠露柱也無既瞞不得未免被森羅
萬象在冷地笑你在只如欽上座今夜恁麼口勞舌
沸說七道八且道還出得這一笑也無若謂出不得
未免亦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若謂出得其奈有傍
觀眼在且道傍觀眼在什麼處夜深久立伏惟珍重
入室後普說兄弟且在這裏聚首片時待爲你扭捏
鼻孔劈析太虛一上雖是好肉剗瘡畢竟刀子是鐵
你還知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麼又還知賓
中有主主中有賓有時全賓是主有時全主是賓麼

又還知殺中有活活中有殺有時全殺是活有時全活是殺麼又還知開口不在舌上麼又還知一手擡一手搦麼若也於此明辯不下縑素不行未免見人道是便道是道非便道非正謂矮子看戲隨人上下安知青布幕內元來有人這箇說話莫道你未有田地底人摸索不著只是叅道者禪著青布衫漢十箇五雙渾侖吞棗莫說用意識搏量口耳沿習之輩隨語生解逐句穿鑿定矣須知道此逸格絕塵之妙不得思量擬議不涉見聞覺知又須知道人人具足箇箇圓成只爲無量劫來爲生死飄蕩無明業識蒙蔽

不得現前不得受用如今要得向威音王以前一翻翻轉須是信道這一著子真箇是我本有之物決定不從人得然後盡父母所生之體天地所稟之氣併作一口吹毛利劍將自己一條窮性命斬作兩段颺在萬仞懸崖之下直得森羅萬象徹底平沉方謂之心空及第海印發光苟或外此直饒叅得一肚皮築得一布袋臘月三十日未免手忙脚亂如落湯螬蟬某在無準癡絕會下時有箇朋友每每有一言半句膾炙人口於古人傍敲暗打處亦自盡知落著只是不曾做蒲團上自己工夫後來曾在諸方做藏主氣

高行輩一日因打數頭閑官司構架不徹爲他人所勝因此鬱氣嘔血致一疾弗救於臨終時直得千生萬受求死不得死每見朋友來問疾便道我叅禪平生不會做蒲團上工夫不信有悟門只在冊子上著到將謂佛祖之道止於此矣今日到這裏一點也不著勸你輩叅禪莫如我一般須是做靠實工夫始得說了又眼淚下這箇便是不信有悟門底樣子死不知去處生不知來處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轉眼便是來生忽然一息不來前路茫茫不知何往撞入驢胎馬腹中總不見得你輩初機晚進何不趑身

強力健打教徹去這裏孤峯絕頂爐韜之所叢林溫煖百事現成香積供養殊勝若不向這裏打教徹去可謂孤負佛祖孤負檀信孤負師友孤負自己一朝不恰好打箇手蹉脚跌自己若不明白粒米莖齏悉用牽犁拽杷償他始得豈不見夏間許多亡僧各各燒作一堆灰送在三塔裏了如今在甚處安身立命還知麼若也不知豈不是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卽今眼眨眨地在這裏問箇父母未生前面目開口不得豈不是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灼然生死事大須是把當一件無大至大底大事豎起生鐵脊梁討教

明白始得十二時中莫雜用心莫只悠悠漾漾虛度時光須是打教成一片始得須是這一念子無絲毫間斷始得古者尚道看經看教是雜用心何況你白日起來只了逐東逐西七上八下爲人事役役者哉古者又道叅禪學道是雜用心叅禪學道既是雜用心却教你向那裏用心喝一喝含元殿裏何須更問長安自是你一念馳求不歇棄了現成活計却欲登天入地別討生涯別求佛法所以做盡伎倆受盡辛勤轉加顛倒若能直下頓歇馳求一念則萬法當體寂滅萬法依舊熾然行也得坐也得著衣喫飯不是

別人山青水綠夜闌晝明昏沉散亂生死涅槃總是自家縱橫遊戲得大自在法門無一法可棄無一法可取佛與衆生俱是假名殊無實義雖然你又須是已眼自開冷地一笑知道元在自己屋舍中當軒大坐始得若只逐旋扶籬摸壁傍人門戶又是認驢鞍轡作阿爺下領則沒交涉矣如適來爲兄弟舉話有一人半人開口不識語路踏步不知高低要登主人堂入主人室也恐未得在如今大事爲你不得小事各自知當彼此不須敗闕牌且納還上方

僧問少林首傳二祖五葉芬芳葱嶺單提隻履千燈

續焰門庭雖有五家般若同歸地位如何是五家宗旨答云有口只堪喫飯進云若不借問怎達本源答云未敢相許進云如何是僞仰宗答云父慈子孝進云如何是臨濟宗答云迅雷不及掩耳進云如何是曹洞宗答云三更不借夜明簾進云如何是雲門宗答云體露金風進云如何是法眼宗答云山自青水自綠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答云頭頂天腳踏地進云今日座元禪師爲衆普說還有爲人處也無答云你面皮厚多少進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禮拜歸衆師乃豎起拂子云這一隊太

平奸賊割據一統乾坤有殃害平人之惡被拂子一時擒下縛作一束號令在這裏了也還見麼若也未見待與從頭點過以拂子擊一下三玄三要又擊一下五位君臣又擊一下一鑊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又擊一下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又擊一下絲來線去明暗相投既是賊証一一分明如今却作麼生結絕連擊兩下乃云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只如諸方老宿匡徒領衆三百五百一千浩浩地擊動牛皮鼓擺動牛尾巴又豈是無說又如盡大地人著衣免寒喫飯免饑更要了箇什麼又何待你板頭下一箇黃面

漢子攬起亂筋搖唇鼓舌作什麼雖然你畢竟喚什麼作佛又喚什麼作法了與不了又作麼生忽若有箇生鐵鑄就底漢捩轉面皮喝散大眾掀倒禪床豈不慶快平生話行天下若是邯鄲學唐步放過也恐未得在有麼有麼諸尊上既是袖裡藏鋒冷觀敗闕莫怪向淨潔地上撮些子沙土撒在你後生晚進眼裏去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豈不是佛是法風動塵起鴉鳴鵲噪豈不是佛是法四時代謝萬物榮枯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豈不是佛是法以致真如般若菩提涅槃無明煩惱妄想顛倒行住坐卧折旋俯仰

豈不是佛是法這箇是諸方叢林中學得底家常茶飯有什麼交涉既無交涉又莫是泥龕塑像黃卷赤軸是佛是法麼又莫是卽心非心亦有亦無半合半開是佛是法麼又莫是麻三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是佛是法麼又莫是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是饅頭蝦蟆踣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是佛是法麼又莫是盡一千七百則主賓互換生殺之機與一大藏五時八教權實之旨是佛是法麼這箇又是諸方老凍膿嘔出底野狐涎唾又有什麼交涉既無交涉又莫是卽今口吧吧地與眼眨眨地是佛是法

麼這箇喚作鼓無明袋弄粥飯氣沒交涉中更沒交涉既無交涉畢竟佛法二字却教甚麼人說又教甚麼處了喝一喝若是師子便合翻身韓盧一任逐塊所以道赤肉團上壁立萬仞只此靈鋒阿誰敢擬亦能殺人奴呼菩薩婢視聲聞釋迦老子只好提瓶挈水達磨大師洗脚也未有分據生死海爲大解脫遊戲之場滅佛祖燈如彼夢幻空花之影無去無來無得無失無古無今無他無自空牢牢活潑潑淨保保赤灑灑沒可把明明向你道沒可把因什麼十箇五雙動是扶籬摸壁無自由分又如駝一箇漢子在肩

上立地了行一步子也放手脚不得你若怎麼地使有駝起不駝起時一動一靜未免將自己日用打作兩橛要見寤寐一如生死無間不可得矣十二時中便未免有一半佛法一半世法互相取捨無有是處又於聲色堆裏逆順門頭有箇聞底見底有箇是底非底又有箇不聞不見不是不非底夾截自己受用之地要打成一片不可得矣只這打成一片底說話往往多是錯會了也將謂面前有一物在這裏教你著功用力了打成一片殊不知你但忘知忘覺絕見絕聞自然成一片矣却就這裏縱橫遊戲七出八沒

發大機顯大用則從上若佛若祖與盡大地人赤窮性命總在這沒天網子裏了也有時把定教你住也得有時放行教你去也得有時教你生也得有時教你死也得有時向你道是道非也得有時向你道有道無也得以致脫間漏架換斗移星指南作北總不離這一著子你如今不到這田地蓋謂是你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棄了自己成現潑天活業却欲向見聞聲色之內僉疆立界自狹自小稍有越界侵疆便見契券不明作主不得從上若佛若祖與父翁遞代相承底蓋古今天地榛荒草穢是謂可憐憫者欽上座

到此索性不憚勞苦與你把手耕翻到底喝一喝云只這是古今天地只這是古今日月只這是從上佛祖只這是父翁契券只這是自己活業只這是無明種子只這是榛莽交叅只這是稻香果熟能於一喝未施一念未生一塵未立以前一踏踏着萬象森羅一時拱手更說什麼四至分明業歸本主直得盡大千刹海百億乾坤是上座自己窮曠大劫百億佛祖是上座兒孫以至變桑田爲滄海縮萬世爲一時法爾如然初無奇特你若不到這箇田地何以謂之明大法透古今又何以辯龍蛇擒虎兇你若不具殺人

不眨眼底氣槩便未免被五蘊四大牽入陰界中去也又其不然今日三明日四寒一上熱一上信一半疑一半安有成辦底時節安有到家底消息你須是奮不顧身一往直入百萬軍中直取顏良一箇頭子號令天下始得你若只猥猥醜醜殃殃祥祥東尋西討覷地覓針又濟得什麼事縱饒你忽然看得一句子透歡喜一上子從頭舉來一看將謂都是了也逗到明朝後日莫教築著一句子透不過待從頭舉來一照又都不是了也又聽你向這裏東咬西嚼頌古內合頌古內叅碧巖集上檢耳朵頭聽肚皮裏卜忽

然卜著又透得這一句子又歡喜一上子又將謂都是了也忽然不恰好被箇沒意智漢將手向你面前劃一劃又透不得又却都不是了也無他蓋爲你疑團不破一向只在情意識內走逗到意路不行處頓在面前如銀山鐵壁橫也沒奈何豎也沒奈何你到這裏須是退一步一翻翻轉颺在背後始得你若逐旋扶逐旋拶逐旋穿逐旋鑿直饒你討得些子罅縫爭奈銀山鐵壁只在你面前消化不得你又不見白雲端和尚道從上畱下一言半句未透者如銀山鐵壁及乎透了元來自己便是銀山鐵壁且道白雲道

底是欽上座道底是你若向這裏覷得透一千七百則閑家潑具如貫珠輪一時被你撥在後面了也其或不然未免銀山鐵壁只在你面前消化不得正恁麼時那箇上座自己喝一喝劒去久矣改旦令辰同列兩序合山尊衆各各道體起居萬福某夏閒誤蒙方丈俾令掛牌甚愧才疎殊不稱職前月二十日再爲初機舉話一次復隨後忉怛一上本擬送牌納還了在冬節告閑茲因主人未歸今日是初一似覺堂中冷淡不免出來做箇熱鬧惟是天寒牽率大衆不勝戰汗有箇四句頌寤寐一如舉似大衆面前明暗

兩忘時莽蕩乾坤都不知到此若生毫髮見依前越國又依稀

湖州報恩普說三十三州七十僧驢腮馬額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日無因到淨明此是應菴老祖開了這般口至今合不得報恩今日道八十餘人十七州相看盡是惡冤讎諸方有道不肯學來共山僧作對頭今日到這裏有口却無開處未免向壁角落頭拈起一柄折頸刀子度與諸人所貴向情識未動以前一刀兩段便見著衣喫飯不是別人鵲噪鴉鳴初非外物設或信根遲鈍三搭不回自是你宿無靈

種也怪雪巖不得只如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臨濟到高安灘上被大愚一點便道黃蘗佛法無多子德山於龍潭吹滅紙燭處見徹自己便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這幾箇漢子豈不是一得永得一了便了底樣子豈不似你如今根浮脚淺這裏經冬那邊過夏這得些子殘羹餽飯築在肚皮裏莫教打一箇噫氣直得薰殺人點胸點肋道我會禪會道將一箇是字與非字頂在額角上到處去印證那禪牀角頭老骨槌似這般底有處著你在叅須實叅悟

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你多語勸你後生晚進何不趁身強力壯一往直前退步就已打教徹去莫只悠悠漾漾者也之乎鑽入骨董袋裏去也直須豎起生鐵脊梁向蒲團上一捏粉碎直得虛空汗下大地平沉始得若也未有這箇力量須是十二時中行坐時著衣喫飯時屙屎放尿時單單提古人一則沒意智底話頭如一座須彌山頓在八萬四千毫竅三百六十骨節之間心心相續念念相承忽於用力不及處盡底一翻翻却窮十方三際是箇大解脫場是箇大光明藏便可與從上百千佛祖握手出沒遊戲其間

如置陶家輪於掌上可得而思議哉前晚僧衆賁香上來禮拜了欲請爲衆普說衆頭出云某等愚昧蒙無所知伏望不吝慈悲開示第一義諦令某等得箇入處若論第一義諦正要蒙無所知何得頭上更要安頭騎牛更要覓牛且問你喫飯還要問人借口麼著衣還要問人借手麼行底坐底聞底見底又是阿誰一切處一切時更欠少箇什麼可謂現成可謂省力直下坐斷報化佛頭如白衣拜相平地登仙無第二人無第二念盡大地只是一箇自己自是你自信不及甘受陸沉又手當胸道箇谷和尚也大屈哉如

今不獲已向第二義中略借古人蹊徑更與你作箇方便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只欠一箇無字便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便是爲你截斷生死夢幻根株底刀子便是爲你照破古今千差萬別底鏡子只貴向未舉起前翻身一擲颺在那邊更那邊直得灑灑落落八穴七穿大用現前不存軌則雖然我恁麼道也是大海鑿池虛空釘橛望他正宗下事遠之遠矣作麼生是正宗下事夜深不如瞌睡好

百千異流咸歸大海百千異法咸歸此宗如天普蓋

似地普擎燕語鶯吟共演如來實相山青水綠單明
清淨法身若是英特上士便好喝散大眾掀倒禪床
將山僧爛槌一頓道且莫誤賺後人瞎將來眼豈不
慶快平生若也只麼握節當胸伏聽處分不免引些
陳爛葛藤牽惹諸人去也豈不見永嘉大師初叅六
祖至曹溪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
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何得生大我慢永嘉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
速永嘉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永嘉
方整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祖曰返何速乎永嘉曰本

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永嘉曰仁者自生
分別祖曰爾甚得無生之意永嘉曰無生豈有意耶
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永嘉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
善哉少畱一宿叢林自此稱爲一宿覺兄弟一等是
發足超方尋師訪道就中永嘉較別你看他一動一
靜一語一默自是蓋天蓋地耀古騰今更看他遶禪
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是什麼氣槩無端六祖
道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何得生大我慢
也大屈哉永嘉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面赤不如語
直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取無速將謂有多少奇特

永嘉曰體本無生了本無速設費分疎祖曰如是如是冬瓜印子永嘉方整威儀禮拜須臾告辭且道與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相去多少祖曰返何速乎又却世情流布永嘉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少說道理祖曰誰知非動喝一喝永嘉曰仁者自生分別不如軟頑祖曰爾甚得無生之意又是冬瓜印子永嘉曰無生豈有意耶始終只認得一極祖曰無意誰當分別何不與本分草料永嘉曰分別亦非意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祖曰善哉善哉少畱一宿大小祖師放過永嘉了也如今兄弟跨人門戶是則也道箇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祇是纔入僧堂裏便被一鉢五味羹換却舌頭一時忘却了也十二時中不是勾三攬四便是說七道八縱有一人半人真箇把作一件事在蒲團上不是昏沉便是散亂何曾有一斯須一頃刻如永嘉遶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底時節又何曾知道體本無生了本無速又何曾知道分別亦非意日久月深未免打入長行粥飯羣中去也所以道既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須是發大勇猛立大志願不顧危亡一往直前不問是生是死是無明是煩惱是真如是般若是昏沉是散亂一斬斬

爲兩段赤骨律地跳將出來大洋海裏翻身須彌頂上著脚然後單單提起無上佛祖正印盡百億山河大地百億往古來今若聖若凡若草若木一印印定毫髮無餘豎起拂子云看看印文露也眼辦手親一連連得一任顛來倒去橫搭豎搭是神是鬼是邪是正悉與面門一搭教伊轉身無路回避無門喚作海印三昧亦謂之海印發光正恁麼時不見有生死亦復離涅槃不見有無明煩惱昏沉散亂亦復離真如解脫般若菩提還信得及麼已得入手不妨拈出對衆一搭印破世世佛祖面門也要燈籠露柱相共證

明有麼有麼如無山僧不免借永嘉大師見六祖底拄杖畫一畫云畫開錦縫拈出正印普示諸人去也卓一下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告香普說光陰易老果是無常迅速夢幻不堅豈非生死事大有力量漢一翻翻轉直得大地平沉乾坤獨露萬里長空纖塵不立森羅萬象俯仰折旋全體是箇大光明藏佛與衆生同一受用絲毫不異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四聖六凡輪迴三界之內善惡趣中無由出離遂勞我先聖脫珍御服著弊垢衣與爾同生同死同來同去同住如來無上妙明性海開

佛知見示佛知見說無說有說是說非說空說假說
權說實說正說偏說一乘圓頓至於教外別傳行棒
行喝指空話空開三要玄門分四種料揀五位君臣
一鏃破三關兩口無一舌卽色明心附物顯理麻三
斤乾屎橛庭前栢樹子狗子無佛性是皆一時方便
如將蜜果換苦葫蘆又如將一百二十斤重擔一放
放在你肩上只要知道盡是自家珍寶自家受用無
窮而已伶俐漢不受人瞞道縱是磚頭瓦礫殘羹餽
飯不勞拈出大地山河本來清淨見聞知覺本自現
成出生入死如同遊戲塵沙剎海自他不隔於毫釐

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自是你自生障礙自作
艱難自信不及咄信箇甚麼頭上豈可安頭鉢盂豈
可安柄你若抵死更不知歸堅欲捕風捉影不妨豎
起生鐵脊梁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作
一箇無字一提提起斬斷昏沉散亂掀翻明暗色空
夜半突出金烏照了空花水月大千沙界海中漚一
切聖賢如電拂仰山到這裏已是有舌如結言詞俱
喪不免將自己抹作微塵供養盡大地人去也三千
里外掩鼻橫趨已喫老僧三十拄杖聞香聽氣途路
之客莫教認毒藥作醍醐通身瀉下腸肚通身換却

骨頭也須腦後一鎚死中再活自餘依依稀稀彷彿佛瞎驢趁大隊認魚目作明珠仰山這裏却用不著今夏三百六十僧多是諸方頭角罷叅宿衲已字堂前干木隨身探水而已忽若傾湫倒岳又却水泄不通你向什麼處與雪巖相見擬議之間莫怪霹靂閃電就中亦多有新發道意菩薩乍入叢林未知深淺切忌雜毒入心直須擽取一生不會下些實地工夫一踏到底始得切莫向古人冊子上尋今人口角下覓直饒學得盛水不漏莫教被明眼人一覷如水銀落地一時百雜碎了也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

大王不怕多語若論宗門下事擊石火閃電光指南作北換斗移星動若疾燄過風那裏覓他縫罅所以道有賓有主有體有用有收有放有殺有活有賞有罰有時全賞全罰有時全罰全賞有時賞中有罰罰中有賞有時賞即是罰罰即是賞賞罰俱明不明方見有賞有罰有時全生全殺有時全殺全生有時生殺同時俱不同時至於賓中有主主中有賓賓中賓主中主賓主交叅主賓互換等閑拈起一微塵便有如是賓主有如是體用有如是收放有如是生殺有如是賞罰豈你杜撰長老杜撰衲子認此螢火之光

撰述

雲笈七籤卷上

三

可以擬議者哉雖然太平不用閑戈甲一統山河似鏡清

告香普說叅方上士問道英靈舉足動步須看先輩典刑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徹法原底入門便棒打風打雨臨濟喫黃蘗三頓痛棒撲出心肝入門便喝如雷如霆自餘隔江招手望見剎竿鰲山店上畫角聲中總是路途之客無足道者你輩後生晚進不辨春秋不分晝夜被昏沉散亂縛作一束滯在無魂必死之鄉也道我叅方問道得不逢人愧悚者哉討掛搭時無一人不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纔跨僧堂門

便不見有無常不知有生死但知起大隊喫粥飯屙屎送尿隨人上下而已誰管你狗子佛性無麻三斤庭前栢樹子便生佛出世也只道是西天老比丘可謂是絲毫無繫直透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者矣其奈依稀相似端的不然脚又疼背又痛坐一霎禪喫一頓飯兩脚如槌打相似也好恓惶也好生受兄弟只這便是生死無常到來時節只這便是父母未生本來面目現前時節若能如是領略得去不越一念親證如來清淨法身不動一塵親入如來寶明空海歷三大阿僧祇劫不離當念遍十方恒河沙世界不

離目前演百千萬量妙義說百千無量妙法總不離
這箇時節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將此深心奉塵刹
是則名爲報佛恩豎起生鐵脊梁提起一箇無字如
一座須彌山頂在額角頭正恁麼時自然不見有昏
沉亦不見有散亂脚也不疼背也不痛孜孜爾念念
爾不覺不知噴地一下親見三世諸佛法報化金剛
正體放光動地照塵沙刹盡是金色光明世界森羅
萬象草木叢林盡是寶華王座出微妙音演微妙法
普度一切羣生平等成佛現前清衆不分內外不間
親疎不問上中下座有學無學已出世未出世盡是

在須彌燈王會中與釋迦如來同受記蒞於五百劫
後同時成佛各據一國土各轉四諦法輪各度無量
衆生轉度未度轉化未化直待衆生界空而後已是
則故是却須迴光返照自家真箇是那箇成佛底面
孔也無亦須各各自家檢點從朝至暮還得成片段
也無還得一絲毫無間斷也無還得一絲毫不犯叢
林規矩像箇衲僧去就也無自其不然未免只是虛
消信施唐喪光陰豈不孤負行脚本志動是二三百
里二三千里拋離鄉井父母師長成得箇甚麼邊事
豈不自家奮發自生勉勵勇猛更加勇猛精進更加

精進提一箇無字如合眼跳黃河盡命一跳必有契
悟底時節但要寬著期限急下手脚以悟爲則不得
將心待悟便被一箇悟字一礙礙住直待彌勒下生
也無箇悟底時節喝一喝悟箇甚麼直下坐斷報化
佛頭無第二人無第二念一切處現成一切處成見
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直饒壁開太華透出
黃河也只是箇山青水綠閑看粉節過牆添得數莖
新竹

聖恩寬大佛法中興無如此日祖道荒涼叢林凋喪
無甚此時你這一隊漢一百里二百里二千里二千

里總道來仰山寺裏依附廣衆新近師友叅禪學道
究明已躬下生死大事却只麼隨羣逐隊業識茫茫
爭人爭我爭是爭非爭先爭後驀越叢林埋沒自己
唐喪光陰虛消信施輕欺天地傲慢佛祖略不勉勵
抖擻自己返面自看是我畢竟有甚麼長處禪作麼
生叅道作麼生學死生大事作麼生透縱使有一知
半見也是口耳沿習訛謬語言認驢鞍橋作阿爺下
領指鹿爲馬喚鐘作甕所謂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
坑者是也求一箇半箇向佛祖命根下直斷一刀佛
祖頂額上倒行一步萬中無一多只寮舍裏經案頭

鐘樓鼓樓上佛殿藏殿裏長廊下聚頭接耳情識搏
量識情解註傳授裏私佛法殊不知古人一時方便
垂慈流落一言半句如蟲禦木偶爾成文你若着意
追求著實理論又却全體不相似了也直饒注得明
白又明白解得分曉又分曉隔截生死一念子還會
破也未面前五陰六塵還會開也未仰山門下論實
不論虛我在江浙時有一種住大院尊宿口裏水漉
漉地築一肚皮殘羹餽飯一味穿鑿古今拈起拂子
東擊西敲撒出一肚皮野狐涎涕直得遍地狼狼籍
籍臭不可聞有一種不識好惡漢攪着這般臭氣喚

作醍醐上味爲世所珍蘊在八識田中如油入麵永
取不出氣習薰陶枝蔓滋長子又生孫孫又生子莫
不遞相傳授互相證據各自謂會禪會道自己未
曾明白先要龜鑑他人開室舉話受人請益寫法語
示因緣滿紙益筆說相似葛藤誑惑江湖聾瞽後學
造地獄因緣無間果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正因行脚
正因辨道正因做工夫本色道流直須寬作程限急
著手脚以悟爲則若貪速効又貪易入便被這一種
黨類勾引在草窠中成就野狐知見野狐伎倆半青
半黃不分不曉朦朦朧朧彷彿彷彿如魂不散底死

人相似則是箇焦芽敗種若是有力量漢直須揀取
一生不會今生不了更求來生來生不了更有後世
曠大劫來生死無明煩惱與天地同根要一翻翻轉
超過三大阿僧祇劫與佛齊肩豈易事也哉今夏一
衆老成亦多英俊不少半是擎頭戴角半是伏爪藏
牙必欲與生死二字討箇明白是故諸路鄉頭力到
侍者寮陳請必欲老僧爲衆告香我心裏道今年七
十老不以筋力爲能成龍者從他上天成蛇者從他
竄草而況老僧無禪無道無見無聞生平不事方冊
又無記持說箇什麼卽得只有箇狗子無佛性話颺

下糞掃堆頭四十餘年了也只得拈出布施諸人從
教西咬東咬橫嚼豎嚼忽然失口咬碎直得山河大
地森羅萬象盡底平沉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一
千七百則葛藤冰消瓦解生死與去來不妨自由自
在若是逐旋叅逐旋透逐旋和會逐旋懽喜叢林大
有人在非吾所知

雪巖語錄上

嘉興府楞嚴寺經房餘貲刻此
雪巖語錄卷上計字二萬八千七百六十箇該銀
兩錢分

弘光元年正月

般若堂識



